

WHITE ANGELS

内幕故事

THE INSIDE STORY

5 13600 31.90

BECKHAM
REAL MADRID
THE NEW FOOTBALL

THE INSIDE
STORY

JOHN CARLIN

贝克汉姆、皇家马德里和全新足球

BECKHAM, REAL MADRID & THE NEW FOOTBALL

约翰·卡林 (西班牙) 著

颜强 谢泽畅 陈江源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幕故事
THE INSIDE STORY

WHITE ANGELS:

白天使

贝克汉姆、皇家马德里和全新足球
BECKHAM, REAL MADRID & THE NEW FOOTBALL

约翰·卡林 (西班牙) 著

颜强 谢泽畅 陈江源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天使: 贝克汉姆、皇家马德里和全新足球/(西)
约翰·卡林 (Carlin,J.) 著; 颜强等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7
("INSIDE" 系列)
ISBN 7—5404—3554—2

I.白… II.①约…②颜… III.纪实文学—西班牙—现代 IV.I55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6228 号

WHITE ANGELS: BECKHAM, REALMADRID & THE NEW FOOTBALL by
JOHN CARLIN
Copyright © 2004 by JOHN CARL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外版图书登记号: 图字 18-2005-065 号

白天使

——贝克汉姆、皇家马德里和全新足球

作 者 = 约翰·卡林 (西班牙)	图片提供 = Gettyimages 图片社
译 者 = 颜 强 谢泽畅 陈江源	印务总监 = 邓华强
责任编辑 = 唐 明	装帧设计 = 进 子 吴学军 刘 洋 燕子
宣传文案 = 黄 治	排版制作 = 无限设计工坊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南)印刷

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1/16
印张 = 19.25 插页 = 4
书号 = ISBN 7—5404—3554—2/I·2192
定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文版序

WHITE ANGELS
STORM SLAM

将皇家马德里与中国联系起来，不仅是迫切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才智聪颖，胸怀广阔，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将这样的评价放在皇家马德里队身上也同样适用。加盟皇马的球员个个才华横溢，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执掌皇马的管理者心胸广阔，正是他们使皇马有如今日中国的缩影。皇马之于世界体坛，正如中国之于世界经济，它们雄心勃勃，都在各自领域中最大程度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也都是最令人兴奋的元素。遍观全球，再也找不到号召力如皇马般巨大的足球俱乐部，也找不到如此强烈地渴望打破国界桎梏的足球俱乐部。同样，世界上再没有谁像中华民族一样如此迫切地希望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的发展，让有些人感到恐惧，但是更多的人却因此感到激动不已。对于那些敞开胸襟、拥抱生活所给予的一切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不是一起床就因过分偏执而窒息的人来说，如果能更加熟悉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他们不但会感到高兴，也会因此受益匪浅。皇马的扩张，同样也在视它为对手的俱乐部当中引发了一定的恐慌。但是就那些真正热爱足球的人而言，对于这项运动的热情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思想，皇马就是欢乐的源泉。

皇马与中国的联系也不仅仅局限在理论上。当我指出两者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拥有广泛的相同点时，我并不是在做玩弄小聪明的智力游戏。皇马之所以能与

中国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两者都把足球看做一种伟大的世界宗教,都对此极其投入。足球在美国,暂时还是异端。但是在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的每个人,无论身处地球上的哪个角落,都被这项由一群爱好玩乐的英国人 150 年前所发明的运动所深深吸引,而另外一群爱好玩乐的中国人上千年前头脑中就早已形成了足球这一概念。如果足球确实是一种伟大的世界宗教,它一定像基督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一样拥有广泛的信教群体,也一定有很多人像信仰种种主义一样信仰足球。如果真的可以这么比喻的话,那皇马一定就是足球这一宗教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教派。管理国际足球事务的领导机构国际足联,已经正式宣布皇马当选“二十世纪全球最佳足球俱乐部”。自从 2000 年佛罗伦蒂诺·佩雷斯通过竞选成为皇马主席以来,皇马的目标变得更为远大:征服全世界,征服全世界球迷的心。这一点是任何一家俱乐部,任何一个体育组织都没能完成的事业。听起来,这像是一种近乎疯癫的狂想,但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互联网和电视网的发展使国界的概念逐渐弱化,因此,在佛罗伦蒂诺眼里,这一计划不但有可能实现,而且完全能够大获成功。考虑到他极其大胆而又不可思议地买进了像贝克汉姆、罗纳尔多和齐达内这样的球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或许已经获得了成功。皇马的追随者更多了,更多的人开始对皇马发生兴趣,对它的了解也越来越透彻。在中国,皇马球迷的数量不但超过了西班牙足球球迷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的球迷数量总和。根据世界顶尖体育市场咨询机构——德国 Sport + Market 公司估计,皇马在中国拥有 1.36 亿名球迷。皇马为什么认为尽量多安排中国之行的需要不但迫切必要,而且不可避免,贝克汉姆为什么必须在中国历史性地首次身披皇马战袍登场比赛,皆源于此。如果让佛罗伦蒂诺随队前往别的国家(比如美国),他可能会有所犹豫,但是亮相中国,他绝对不会讨价还价。因为在这个国家,既然有这么多人忠诚地支持他所执掌的球队,那么面对中华文化,他这样做就像是完成思想上一种义务一样无法回避。

皇马最近两年并没有赢得什么重要的奖杯,但它依然是世界上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足球俱乐部,更多的人熟悉了皇马俱乐部和皇马球员,这一点尤其令人惊异。那么,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他们能够在竞技上重回巅峰,再一次赢得国际足坛最重要的一项俱乐部锦标——欧洲冠军杯,这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事实上,皇马赢得欧洲冠军杯的次数比任何一家俱乐部都要多。毫无疑问,皇马很快就能再次举起这座沉甸甸的冠军奖杯了,就像他们在 1998 年、2000 年和 2002 年做到的那样。但最让人好奇的是,虽然皇马在场上的成绩远远没有取得其球员和球迷期待中的成功,但皇马如何能将自己从“结果至上”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为什么它一直都是最让人感兴趣,最让人津津乐道,最让人兴奋不已的俱乐部?是神秘莫测的机

遇,是上天安排的命运,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英国诗人鲁迪亚德·吉卜林曾说过,重要的并不是“结果赢或输,而是比赛的方式”。佛罗伦蒂诺不但充分理解了这句话的内涵,而且加以应用——这并不是因为佛罗伦蒂诺更有远见卓识,而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家独一无二的俱乐部所具有的文化和传统。在皇马的伯纳乌球场,仅仅获得胜利是无法让球迷们满足的。赢得有个性,赢得有魅力,赢得有艺术,这就是他们与英格兰曼彻斯特俱乐部、意大利尤文图斯俱乐部的区别所在。虽然皇马在1998年赢得了欧洲冠军杯,但是他们踢的是实用主义足球,比赛缺乏球迷们期望的“魔力”。这就是为什么皇马做出了世界上任何一家俱乐部在同样情况下都无法做出的决定:在夺得欧洲冠军杯之后几个星期,炒了他们的主教练。

不妨拿2005年新科欧洲冠军杯冠军利物浦队为例。他们赢了,因为他们的拼搏让人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赢了,因为他们在比赛中显示了无尽的勇气、毅力和取胜的欲望。这些都是人类宝贵的品质,为什么全世界30亿观看这场他们与AC米兰队决赛的观众都希望利物浦获得最终胜利?原因就在于此。利物浦队的西班牙籍主教练拉菲尔·贝尼特斯,因为这场比赛成了世界英雄,在利物浦他已经被视为神一样的人物。他配得上他所获得的一切,虽然手下统领的是一群资质平平的球员,但贝尼特斯成功地将他们组合成一支强大的团队,他为利物浦塑造了极其不平凡的团队精神。可是——如果皇马在整个赛季都能像利物浦那样打出精彩的比赛,却在最后决赛中丑陋地赢得冠军,皇马球迷们一样会毫不客气地“拿主教练是问”——佛罗伦蒂诺也会毫不犹豫地“砍下主教练的头”,向球迷们谢罪。

这正是皇马所要追求的,也是渗透进这家俱乐部每一个细胞里的理念,皇马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任何其他俱乐部都无法比拟的激情。作为足球迷的我们,都知道结果对于比赛有多重要。就像生命中的邂逅一样,足球比赛中有很多我们无法控制却又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总是试图为足球场上进行的一切制定所谓的“逻辑”。我们会说,这支球队输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的整体更加“平衡”。我们也会说,那支球队输球了,因为他们放弃了对中场的控制,或者说对方的主教练在战术方面更加精明老练,甚至会说这支球队使用的阵型是442,而另一支球队使用了32213。是的,很好,可能,大概吧。有时候,足球对于那些充满理性的分析专家来说可以在某些方面修修补补。同样,我们还会将人生付诸千年来哲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以及宗教领袖所做出的机械解释。但是足球的本质并非输赢(吉卜林把足球胜负观念称为“被强加进足球比赛的足球孪生兄弟”),而是让人感到震撼。足球能让人精神升华,积聚希望,将我们从每天的繁琐中解脱出来,使我们的生命变得高贵,也为我们生活注入了火一样的激情、美感和艺术。只有登临绝顶,我们

才能真正解读这些品质。面对齐达内的天赋,罗纳尔多的力量,贝克汉姆的优雅,我们只有呆若木鸡似地坐在那里,张大嘴巴,除了顶礼膜拜,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本书的作者我是一位足球迷。自成年以来,我曾在8个不同的国家生活,也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每到一处,我都不禁感慨于足球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的炽热激情,叹服于人们对这项运动的了解。此前,在我多年来的旅行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人们对于皇马居然有如此的热情和了解。有这么多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汇集于此,在一支首发11人的足球队中居然能看到像贝克汉姆、齐达内、罗纳尔多、劳尔、费戈以及罗伯特·卡洛斯这样的天王巨星,让全世界对他们充满了遐想。我很幸运,我能够非常接近这支球队,因此我对皇马的了解是任何一个记者或体育专栏作家都无法比拟的。当我在2003年夏天——也就是贝克汉姆由曼联转会皇马的那个夏天,告诉皇马主席佛罗伦蒂诺先生,自己想为这支“银河舰队”写一本书时,他说:“我将为你敞开俱乐部大门。”对我这样一个体育记者兼球迷来说,听到这样的话无异于在世界杯决赛中打入了制胜金球。在极其重要的2003-2004赛季,我与球队同乘一架飞机,在塞维利亚、慕尼黑和马洛卡与球队住在同一家酒店。我几乎和球队中每一名成员谈过话,从佛罗伦蒂诺到贝克汉姆,从充满睿智的市场部主管何塞·安赫尔·桑切斯到罗纳尔多、罗伯特·卡洛斯、劳尔、费戈和齐达内。那个赛季,我观看了皇马的每一场比赛,就在这个赛季他们不时为球迷奉上令所有球迷记忆犹新的表演。这些比赛中,每位对方球员都为他们充满艺术性,渗透着灵性的球技所折服,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表明,他们将赢得可以赢得的一切。但是让那些崇尚漂亮足球的人麻木的是,他们最终失败了。从没有任何一支伟大的球队经历过这样惨痛的失败,在即将登上足球运动的最高峰时,他们摔了下来,比谁摔得都要更快更狠。但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运动的伟大,提醒我们,不管皇马多么强盛,目标多么远大,球员多么天赋异禀,这项运动本身的意义超过任何一名球员,任何一家俱乐部,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才华有多么出众。

这本书是我对足球的一曲赞歌。从我开始记事起,足球就占据了我的生命。我希望这本书能以皇马为载体,将足球的荣耀,震撼以及神秘展现在读者面前。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的出版商,是他们让中国的球迷能够读到这本书的中文版。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无比的荣幸。如果你们在阅读《白天使》时能感受到我在写作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快乐,哪怕只有我的一半,那我的欣喜就将无以言表。

约翰·卡林
2005年 马德里

目录

CONTENTS

I 中文版序

001	前言	011	第一章 斗牛士和公牛	028	第二章 表演符号
039	第三章 年度第一体育新闻	060	第四章 白衣人	079	第五章 证明自己
090	第六章 穿西装的革命者	101	第七章 革命理念		
111	第八章 贝克汉姆来自火星	134	第九章 在麦德林的皇马		
141	第十章 “银河舰队”的第一位成员				

	第十一章	
154	子弹头和超级巨星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163	神化的贝克汉姆	172 殉道者奎罗斯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179	舞蹈大师	191 超级巨星贝克汉姆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204	白色慕尼黑	223 迈克尔·萨尔加多精神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230	终结者	245 最残酷的4月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270	堕落天使	283 贝克汉姆还是伯纳乌
		294 后记

前言

INTRODUCTION

我当时正在非洲，任务是报道当地泛滥成灾的艾滋病疫情，贝克汉姆正是此时加盟皇家马德里的。奇怪的是，在艾滋病重灾区，同行人谈论的话题一直是贝克汉姆和皇家马德里。除了2003年最有全球影响力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这件极具争议的事件之外，似乎一切应该发生的事情都如期发生了。其实我并不应该大惊小怪，毕竟这是全球最有魅力的足球明星转会和全球最有明星号召力的足球俱乐部。

马恩戈是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这里艾滋病肆虐，城市就像一座迷宫一样让人辨不清方向。当我乘坐的小巴一路颠簸着驶过当地时，车上二十多个旅伴在言语之间所表现出的足球知识，让我颇感诧异，或者说让我惊奇地无法合上嘴。他们争论的主题并非贝克汉姆从曼联转投皇马，而是当天另外一件重要事件：为什么皇马主席会把球队主教练炒了鱿鱼。

“到底有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佛罗伦蒂诺·佩雷斯赶走了德尔·博斯克？”坐在前排座位，与司机相邻的一个人问道。“我的意思是，”他扭过身来接着对所有乘客说，似乎刚才并不是提问，“我看不出这个决定有何道理。”关于这个人，我将在后文中有所介绍，他是一位年轻的肯尼亚医生。小巴里坐着的其他人都说英语，差不多都是医务人员。和我一样，大家的目的地是马恩戈中心的一个诊所。在那里，一群妓女正等待着我们的医疗检测。她们似

乎对艾滋病毒具有天生的免疫力，即使是长年累月的卖淫也没有让她们染上那种令人恐惧的不治之症。小巴里没有人知道坐在右边后排座位的我是谁，也没有人知道我这个身材高大、浑身长毛的白人前一天刚刚从西班牙飞抵这里，恐怕更没有人知道我也是足球这项美妙运动的忠实追随者。而我，这些天以来一直都在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采访。我要说，首先小巴里谈论的话题本身就让我备感惊异，因为很明显，当那个坐在前排的人提起佛罗伦蒂诺·佩雷斯和文森特·德尔·博斯克这两个名字时，他就清楚，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会立刻想起他们是何方神圣。

我有点目瞪口呆，打算闭口不言，继续听下去。

“我知道，”一个老兄开口了，他坐在那位打开话题的医生后面，“原因就在于谁都不能指责皇马刚刚度过了一个糟糕的赛季。”

“没错！”话茬又被前排的那个医生接了过去，“他们赢得了西班牙联赛冠军并且进入了冠军联赛四强，那为什么还要炒掉主教练呢？”这时另外一个人说话了：“尤其是在皇马在四分之一决赛中6：5淘汰曼联，打出了世界上最好看、最令人难忘的比赛之后。”听到这里，小巴里所有人或默默低语，或颌首赞许，或带着微笑着回忆起这两场比赛，总之似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了以上三人的说法，直到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人高声说道：“确实如此，但是你们并不知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们做事与其他球队之间有着不同的标准。第二第三对他们来说不是好结果，甚至是难以接受的。考虑到现在的是佛罗伦蒂诺这样的人执掌着皇马，就更是如此了。看看自从他上台后，都买了哪些球员吧，费戈、罗纳尔多、齐达内，现在轮到了贝克汉姆。”

“皇马队中本来就已经有了罗伯特·卡洛斯和劳尔。”车里又传出了一个声音，似乎在提醒他。

“当然，还有罗伯特·卡洛斯和劳尔，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所以……”坐在我旁边的“聪明人”接着说，“有了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超级球星，皇马必须赢得许多荣誉，否则教练就一定被炒，足球就是这样残酷。”

坐在前排那人扮了一个鬼脸，摇了摇头，把目光投向窗外，看上去没有被完全说服。可能他也和西班牙大街小巷的普通人一样，都对文森特·德尔·博斯克充满了同情吧。不过博斯克本人肥硕的身材、令人悲哀的穿衣风格还有那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的胡子，确实与一帮和电影明星一样时尚的球员们有些格格不入，而他居然在这里执教了三四年！很难想象他曾作为中场球员在皇马效

力过，他的形象倒是容易让人想到卡斯蒂尼亚高原小镇上一个任劳任怨地工作谋生、却早已让世人厌倦的面包师傅。一个为博斯克辩护的肯尼亚人冒了出来：“我认为佛罗伦蒂诺对博斯克有着一种莫名的成见，我看过一篇报道，上面说佛罗伦蒂诺就是不喜欢他的长相，真是倒霉透了。”

“不，你错了，”另外一个声音从前几排的座位上传来，“佛罗伦蒂诺行事非常冷静，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他根本不会让自己的感情因素掺和进来……”

就这样，对话在延续，说话声不时从小巴座位的这头传到那头。而我也已经意识到，至少在皇家马德里这个话题上，我没有任何可以拿来提供给这些乘客的信息。车窗外，全身赤裸的小孩们在黏糊糊的水塘里玩耍，而在这片星罗棋布的破旧小屋群落里，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HIV携带者。但是在车厢里（我肯定车厢外也有很多人），他们的同胞对于皇马近况的了解是如此深入，和我远在西班牙的那些朋友们并无二致。我本可以将他们介绍给出租车司机安赫尔，他是我的球迷朋友，我们时常去一家球迷酒吧观看皇马比赛的现场直播，而在这家酒吧里，每面墙上都挂着皇马上世纪“荣耀五十年代”的那批球星们的加框照片，传奇人物普斯卡什、亨托和迪斯蒂法诺当年就像巨人一样横扫欧洲；我本可以将他们介绍给专治热带疾病的医生佩德罗，他毕生追求的成功目标就是找到治疗疟疾的良方，不过如果另一项重大使命——弄到球票观看“无法重复”的皇马表演——无法得以完成的话，事业上再怎么成功，也会因此淡化；我本可以将他们介绍给塞巴斯蒂安，他刚刚经历了婚姻破裂的波折，如果不能拿到整个赛季的球票来到人声鼎沸的伯纳乌，他就无法找到精神的慰藉；我同样本可以将我在小巴中的旅伴介绍给所有土生土长、迷恋皇马的西班牙球迷，如果那样，我相信用不了几秒钟的时间，他们就能开怀畅谈，如同相识已久的老朋友。

或许他们并不能理解对方的语言，但足球就是世界通行的交流语言，五花八门的嗓音、眼花缭乱的手势和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罗纳尔多、贝克汉姆、佛罗伦蒂诺，这些足以让他们很好地相处，彼此不住地相互点头以示赞许。此时此刻，坐在小巴上，我禁不住陷入沉思，我所聆听的这段对话肯定不止出现在西班牙的每一个角落，也不止回响在肯尼亚或非洲，一定遍布全世界——在法国、在德国、在日本、在俄罗斯，也一定在中国（2003年7月29日在昆明，二万多名球迷宁肯花费20美元到100美元去看一场皇马主力与替补阵

容的训练比赛，他们怎么不会如此畅谈呢?)。甚至，他们可能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展开针对博斯克的争论，足球可以超越任何信仰、种族、思想、国度的差异，不过这片土地，还尚且是一个没有被足球这个让世界统一在一起的“宗教”完全占领的“异教堡垒”。

在皇马，或者说在这支皇马，更确切地说在这支由佛罗伦蒂诺一手建立起来的皇马中，你能找到足球宗教中所有足以令人顶礼膜拜的“神”——首先应该是贝克汉姆、齐达内和罗纳尔多，而劳尔、费戈和卡洛斯也同样是世界上任何一位严肃足球教练眼中“梦幻11人”中的成员。过去8届国际足联评选出的世界足球先生桂冠，7次挂在了现皇马球员的头上（即使1999年里瓦尔多摘走这项荣誉时，贝克汉姆也名列榜眼。而2001年，费戈、贝克汉姆和劳尔更是位列前三甲）。更值得一提，这支皇马史无前例地聚集了世界上一支，不，两支，不，三支，不，而是5支足球强国的国家队队长——英格兰、巴西、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纵观现代足球运动150年的历史，地球上从来都没有哪一家俱乐部能拥有如此众多的足球天才。从亚马逊丛林到西藏山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踢足球。他们中间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职业球员。在这成千上万人中间，6个来自三大洲的最好的球员，带着熠熠星光，加盟了皇马。“Los Galacticos”在西班牙语中是“银河舰队”之意，人们就用这个词来形容皇马的六大巨星，似乎他们就是卡通片中的超级英雄。不难看出，作为球员他们超越常人，如果他们是天上的星星，他们也一定来自另一个银河，这就是足球世界中几乎所有人眼中的贝克汉姆们。他们的天赋让球迷们如此热爱皇马，这种热爱早已超越了简单枯燥的比赛胜负，而这正是皇马在全世界拥有如此影响力的根源所在。如果把足球比作基督教（虽然前者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后者——至少球员的数量要多于牧师），那么皇马就是天主教派，换言之，基督教中规模最大、最奢华的教派。

这种热爱或者说投入，也可以用数字来加以说明。全世界都似乎要把大把钞票送给“银河舰队”，为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与“皇马”联系在一起。除去体育场门票收入、电视转播费用和球衣销售的大幅增加之外，皇马从奥迪、西门子这样的大企业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赞助费用。为了争取更多的潜在客户，这些企业不惜代价把他们与“皇马”这个越来越强大的品牌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两个词的组合所代表的含义已经变得如此深入人心，蕴涵着“优雅”、“品位”与“档次”。而这些，对于那些精明的生意人来说，无疑可以轻易让这

两个词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所有这样那样的因素，都解释了为什么在2002—2003欧洲足球赛季末，贝克汉姆尚未转会之时，皇马第一次取代曼联，成为《世界足球》杂志公布的世界上盈利最丰厚的俱乐部。

所有一切将会表明，由于“贝克汉姆有限公司”的参与，皇马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巩固其在市场营销方面的优势。所有一切也表明，佛罗伦蒂诺的皇马商业模式将会进一步取得更大成功。这是足球的另类运营方式。自2000年当选皇马主席的那天起，佛罗伦蒂诺的一种理念就已经根深蒂固，那就是，如果你购买最好的球员，一定是最好的球员，你一定会最终获胜，因为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回报你的投资。好莱坞投资拍电影也是这样，制作人往往掏出大把钞票邀请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影星出演，这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精力旺盛的何塞·安赫尔·桑切斯是皇马市场营销主管，他在接受《经济学家》杂志采访时解释说：“和电影公司一样，我们也为球迷奉献‘内容’。一支拥有齐达内的球队就如同一部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这些足球运动中最具领袖气质的球员，即使只是出现在场上，也会很快让球队收回收购成本。所以不管是佛罗伦蒂诺以创纪录的转会费将费戈收至帐下的2000年，还是再次刷新世界最高转会费纪录，收购齐达内的2001年，抑或是为买下罗纳尔多大肆挥霍钞票簿的2002年，俱乐部的盈利都有增加。

但是，佛罗伦蒂诺的改革也有另一面。作为一名享受着巨大成功的商人，作为欧洲第三大建筑公司的主席，他改变的不仅仅是足球的商业运作模式，他也正冲击着长期以来鲜有变革的足球传统，改变着这项运动的整体理念。每次他购买一位超级巨星，尤其是在他出资购买足球“金娃娃”贝克汉姆时，包括球队教练、前教练、前球员以及足球专栏作家的“足球牧师”们，都在念叨，皇马主席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贝克汉姆的传球确实出色，但当时球队因为“缺乏平衡”，如果能在其他位置补充新鲜血液则更为实用，一位优秀的中后卫才是皇马当时最急需的球员。此外，皇马阵容还缺少一个更加强壮的防守型中场，一来可以加强中场的稳定性，二来也可以中和巨星们过度优雅的球风。不过已经执掌球队大权的佛罗伦蒂诺连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行我素的他习惯于把自己所有的钱和所有的名望押在天才身上，押在纯粹的足球天才身上。“最好的，”他说，“我想要最好的球员，让别的球队购买中后卫和防守型中场吧。为了对付我们，他们当然需要这些。”

肯定有人会说“不負責任”，尤其是在意大利。那里的人们把足球比作

一种“更复杂版本的国际象棋”。他们眼中，佛罗伦蒂诺购买贝克汉姆无异于自杀。从公认的足球知识角度来说，这确实不是一种管理足球俱乐部的合理方式。佛罗伦蒂诺的皇马，在西班牙有时被称为“el Florenteam（佛罗伦蒂诺之队）”，或许一个对战术一窍不通的十岁男孩才会在电脑游戏中选择皇马这样的球队。不过皇马主席坚持认为，一个十岁男孩所掌握的足球知识比那些“足球牧师”差不了多少，这才是事实。虽然公平地说，佛罗伦蒂诺崭新的、傲慢无礼的足球哲学是那些“足球牧师”们所未曾想过的。那就是，赢球并不是球队比赛中的至高目标。你必须争夺，必须在参加最高水平的比赛，也就是指一定要参加欧洲冠军联赛——一项能为球迷带来比世界杯水平更高、比赛质量更为可靠的赛事。你必须被认可能够赢得一切。但是不管你是否赢得一切，是否延续了皇马多年来的传统，夺得了比任何一支俱乐部球队更多的欧洲冠军奖杯，这都不是全部，也不是重点。这一切的主要目的，正如皇马体育部主任若热·巴尔达诺所说，是为了完成一项社会责任——为球迷奉献皇马多年来一直奉献着的“壮观场面”，换句话说，奉献地球上最好的、让人震撼的足球表演。这种表演，绝非简单死里逃生似的反败为胜，皇马所追求的是在比赛中展现一种永恒的足球艺术，一种能让所有人永远为之动容的足球艺术。

去看一场皇马的比赛吧，任何一场比赛都可以，把你的目光锁定在齐达内身上，看他如何在球场上闪转腾挪，收放自如。当你看到这个1.88米的法国人如何将足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脚下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贝克汉姆会把齐达内比作足球场上的“芭蕾舞演员”，也会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英国人会把他加盟皇马当做自己一生的荣幸，会把和星光璀璨的球星们一起表演当作至高享受，因为齐达内是他眼中的英雄，也是所有人眼中的英雄。

来到皇马后，贝克汉姆第一次为球迷奉献的华丽表演是在一场与巴拉杜利德队的西甲联赛中。赛后，这位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传球手表示，这场比赛中他为齐达内送上的那记传球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漂亮的传球了。但不论如何，从没有人能接到如此精彩绝伦的传球后完成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进球。如果你不幸错过了这场比赛，那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弄到这场比赛的录像。看吧，贝克汉姆那距离长达40米的传球；看吧，贝克汉姆跑动中的优雅；看吧，起落中足球漂亮的飞行路线，就像一把足以一击致命的匕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齐达内的跑动路线。然后，你就会惊叹于法国人轻描淡写地在空中用左脚卸下皮球，然后射门，皮球不可思议穿越门将，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

齐达内踢球是一种艺术，即使再过500年，人们也仍然会为之顶礼膜拜。而且，这种艺术的价值在于，它并不像很多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仅仅属于专业人士、研究艺术的史学家、古典音乐爱好者、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读者。它是一种真正全世界共享的艺术，拥有比之前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要庞大的受众。齐达内在足球场上的一招一式，就像绘画艺术中一笔一画一样，拥有无比的表现力，能激起观众同样的心理共鸣，同样的赞誉，同样的愉悦，这对于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卢旺达难民和对于伦敦城里声名显赫的银行家之间并没有区别。齐达内和其他所有艺术家一样，他们的工作就是使世界充满魅力，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为我们带来灵感、愉悦，甚至还能抚平生活的不幸和创伤，无论是对于我富裕的朋友塞巴斯蒂安还是非洲上百万的饥民来说，都是一样的。

好球队不止皇马，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好球员也不止齐达内一人。曼联有范尼斯特鲁伊，阿森纳有亨利，罗马有托蒂，AC米兰有卡卡，拜仁慕尼黑有巴拉克，他们都是能力极强的球员，能在竞技方面把球队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除去个人的偏爱，用一种不受感情因素影响的眼光去审视这支皇马，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巨星能更多地，用更美妙的方式提高球队的层次。这也就是我对马恩戈小巴里无意中提到的这段对话吃惊但并不感到特别奇怪的原因。很明显，在地球上无数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和这辆小巴里类似的讨论。

从马恩戈返回内罗毕，我就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诊所里和两个天生具有艾滋病免疫能力的妓女谈话，还和一位年轻的医生来到城里一家主要的教学医院吃午饭。他也是这个医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主要任务是研究这些妓女为什么能百分之百地防止艾滋病的感染。而我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撰写一篇新闻报道，内容是这些肯尼亚医生如何在对这些天生具有惊人的艾滋病免疫能力的妓女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制抵御这种不治之症的疫苗。之前我曾在牛津大学与享誉国际的教授们谈过，在他们看来，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研究课题之一。虽然我并不具备对这项研究发表评论所必须的科学知识，但这个与我共进午餐的年轻医生以及和他一样投身这项研究工作的人们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投入，依然让我深深折服。尤其是当我了解到，像他这样能力超群，年轻有为的27岁小伙子，凭借一身的医学技艺，完全可以到国外挣大钱的时候，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崇敬之情。“是的，”他解释说，“但对我来说，能成为这样一支优秀医疗团队中的一分子，为全世界进行如此重要的研究工作是一种莫大荣幸。这样的机会，拿什么我都不换。我想自己加入这个团队的感觉，一定和贝克汉姆加盟

皇马的感觉一样，美妙极了。”

我并没有因为他的话惊奇地张大嘴巴，因为小巴上发生的一切已经让我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这次，首先提到皇马这个话题的是这位年轻医生，不是我。而我一直在严肃地谈论着艾滋病，没有跑题。真正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当我再次想起这件事时，一定还会把它当作纯粹的巧合。在我的朋友谈起皇马之后5秒钟，最多5秒，我的手机响了。我拿起电话，话筒那边传来了皇马市场部主管何塞·安赫尔·桑切斯的声音，他既是佛罗伦蒂诺的左膀右臂，也是整个俱乐部的第二号强势人物，同时还是我的一位挚友。在这所空荡、灰暗、硕大的医院里，我感觉他的声音仿佛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传来的，他所居住的世界一定美妙富足、周围光彩夺目，与这里有着天壤之别，而与早上我在马恩戈所看到肮脏不堪的景象根本无从类比。

桑切斯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周去一趟马德里，为皇马电视台专访贝克汉姆。在他正式加盟“银河舰队”，成为皇马一员的那一天，这将是全球“独家”专访，并将通过电视卫星向全世界100个国家进行直播。那一天是周四，而专访将安排在下周二或周三，我当时说了什么呢？

这简直疯了！我现在正在非洲报道艾滋病，而此前一天，我刚刚参加了皇马和贝克汉姆的一系列新闻发布会。如今，我又被通知前往马德里采访贝克汉姆本人。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种力量，把我和皇马，还有贝克汉姆联系在了一起。即使身处非洲大陆，我也很难躲开他们，一分钟也不行。

但是对于如何回答桑切斯，我的头脑中并没有很快想出明确的答案。我刚刚飞抵肯尼亚，这里只是我长达两周的非洲四国之行的第一站。为了这次旅行，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制定了行程计划。我能把这一切全盘推翻，逼迫自己耐着性子重新预约我在卢旺达、西非共和国、安哥拉的采访吗？此外，我此次非洲之行，肩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撰写一篇关于艾滋病的报道。每天死于这种来源于自然界的“恐怖分子”之手的人数，两倍于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中的死亡人数。我还要写这里的战争、贫困和饥荒。简言之，我要写的就是这个世界上被人遗弃，令人绝望的大陆所处的悲惨境况。我能放弃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去采访贝克汉姆？我的良知是否会允许我忘记自己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从事记者这个职业已经20年了，我曾报道过战争、抨击过对于人权的侵犯、也曾为世界上遭遇不幸的人拍案而起，如果我离开这里，我会被指责为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吗？